





晉書卷九十五  
不畢唐太風宗文皇禁帝御與古撰  
刺列傳第六十五  
去職藝術及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  
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  
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  
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  
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  
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



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  
識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  
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于慮之一失者乎詳觀  
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  
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  
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  
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  
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

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  
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  
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  
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  
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  
宏叅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  
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叅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  
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  
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  
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



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叅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  
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  
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  
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  
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  
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  
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  
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  
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  
仰相法名爲盼刃又曰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

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  
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  
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訓刺戴洋古樸軍堂呂合符賦良而美之并曰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四遇病死五日而蘇  
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  
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  
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  
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  
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



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  
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  
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  
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  
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  
冰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  
時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  
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  
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  
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

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  
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  
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  
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昞問洋曰人言  
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  
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  
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  
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  
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  
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闔舉洋爲丞相令史時司馬



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不吏颺後果坐吏  
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  
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  
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  
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  
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  
月二十四日景午太令史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  
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  
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  
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

吳宮今夫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  
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  
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  
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  
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  
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  
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  
飢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  
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



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自賊以八月辛酉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荆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

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



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

遣部將李槃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



既敗洋往尋陽時劉盾鎮尋陽盾問洋曰我病當差不  
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  
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  
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  
寅勿見客盾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  
當作江州不得解職盾曰温公不復還邪洋曰温公雖  
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  
來入盾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  
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  
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盾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

也盾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  
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  
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盾不從二十四日壬辰  
盾遂爲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  
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  
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  
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  
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鈞繞畢向昴昴畢  
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  
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



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三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已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

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



示有信災廢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  
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  
無嫌也寶卽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  
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  
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  
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  
魁爲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  
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  
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  
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

己亥已爲天下亥爲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  
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  
災公可去此三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  
不也亮竟不能解三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  
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半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  
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  
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三日而薨庾  
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六十餘所占驗者不可  
勝紀續圖字卧泉衣亦京費想觀以誦讀發疑澄林獻  
韓友失鳳公捨水出魚書主受畏然會蘇田壯善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  
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  
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  
處屏風主与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  
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  
馬鄣溼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  
冢故城間得狸鬣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  
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  
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  
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

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  
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  
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  
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卽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  
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  
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  
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往苦  
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欵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  
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殮亡  
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



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  
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  
至日果有大鸚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  
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  
轉禍無不皆驗于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  
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  
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  
末卒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

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  
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  
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  
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狸當門  
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  
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  
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旣  
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  
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槌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  
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



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出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旣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沉常自

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元末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曰已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之卜剋日當還如期



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著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爲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

飛來與交旣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疎無復此類後爲

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人少善卜筮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旣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駮狗無白者卿曰駮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水滸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

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

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



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劉琨曰命與善並之佳如燕掌而獲曰汝婦曰卜珣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二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珣曰

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珣卒先奔爲其元帥所



殺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晉書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己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平狄幸靈樊尋實爲數目命發百拔於官張然數姓山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

乾隆四年校刊

晉書卷九十五 列傳

七



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  
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  
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  
乎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  
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  
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  
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  
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卽立愈行人由此敬畏  
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  
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

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  
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  
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  
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  
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  
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卽能自行由  
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趨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氏自以  
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具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  
水補處三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  
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



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惺曰此君之家邪惺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惺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惺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卽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卽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

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文來不映大深軍回視奇動人

命公佛圖澄其言亦謂其不煩憐於其登亦謂其大甲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  
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  
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  
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  
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  
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  
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



投勒大將軍郭黑畧家黑畧每從勒征伐輒豫剋勝負  
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  
何也黑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  
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  
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  
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  
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畧曰須臾賊至可  
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  
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  
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

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畧  
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  
旣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  
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日  
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  
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  
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  
龍取水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  
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未小龍  
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



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

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



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旣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

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



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漉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卽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

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畧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土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畧還自說墜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畧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



乃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三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竈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

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日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去情所受皆悉是賊老



自應毫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  
三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  
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  
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恕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  
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  
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  
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  
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  
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  
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

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髻  
鬚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  
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  
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  
子法祚曰戊寅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  
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  
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  
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  
遂大亂西國蕃和諸亦突如謀人斷之無言高祖卓然  
麻襦賦可憐人出莫辨其於谷百李諸報五駿繼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著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

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頽久游閭淨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重閣單道開只欲土斷膏爲斷定其中心季龍資命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



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日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并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

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蓋取黃泓言必去此未始計其日與不言蓋皆人專耳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沉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



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處處待以客禮引爲參軍  
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處常曰黃  
叅軍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  
石季龍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  
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爲追擊之備皝曰今寇  
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  
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爲疑及期季龍果退皝益奇  
之及慕容儁卽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  
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爲進謀將軍太  
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

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  
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  
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  
慕容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  
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儁吳王慕容垂興焉  
徵如索統未夫奉矣不爲歎也會太守田儉因策爲干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  
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  
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  
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



說無驗乃止惟以古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命  
狐策夢立冰土與冰下人語統曰冰土爲陽冰下爲陰  
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土與  
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  
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  
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  
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  
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  
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  
謀反伏誅索克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克前統曰棺者職

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  
書屬太守使舉克太守先署克功曹而舉孝廉克後夢  
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克統曰虜去上中下男字夷狄  
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內中有一人著赤  
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  
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  
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  
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  
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  
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



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  
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  
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爲却字會東虜  
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  
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  
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  
澹命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  
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  
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  
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齊世孟欽何嘉曰宋史列以爲古則卒於宋與于北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  
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  
大讌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  
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  
衆距戰或前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未復見於  
青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平風浪并然詣彼尚之士無  
干嘉王嘉臨登鳳而五門人聞而驚謂之八數千國禮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  
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



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叅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

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旣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畧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畧方殺登畧得之謂也嘉之死目人有隴上見之其



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其  
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篇曰文久莫不其千與宗  
未果僧涉而數安古至景而壽遷天也貽負壽香也苻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  
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  
指掌能以祕祝雨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咒龍請雨俄而  
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  
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衣破之狀  
郭騰西平人也少明老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

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騰筮之騰曰若郡內三月  
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  
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內廐鮮  
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騰騰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  
苻堅未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騰曰其祥安在騰曰爲  
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當反國一死  
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歸鄯善王死  
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騰勸光襲  
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况王者之師  
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騰不可從誤人大事騰



曰若其不捷磨自伏鉄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叅幃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詰磨磨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驗光以磨爲散騎常侍太常磨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磨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磨以爲代呂者

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爲涼州刺史終如磨言磨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病死磨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磨嘗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髮儁植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磨性褊酷不爲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也三十二字八三萬二千言美衣自獻其母鳩摩羅什女辛少慈母慈與具出塞顯什資福受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



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二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

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何如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僞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



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  
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  
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  
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  
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  
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  
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  
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  
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爲  
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

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  
於合黎俄又郭磨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爲磨所敗僅  
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  
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義誑詐告資曰義  
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  
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  
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義療果無效少日資亡  
頃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  
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俄  
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羅



什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旣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畧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

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旣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慙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生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



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  
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  
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  
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  
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  
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  
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曩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僂檀時從河南來持  
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

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  
無所污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  
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  
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僂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  
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僂檀不能從僂  
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  
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僂檀  
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  
及則死僂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見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其本主文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曆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旣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



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晉書卷九十五 人未宜孫濟

導美觀楚歸公致意感亦益世民昔焉然而商學嚴  
王幸善起跡靈旅海江受奉師大教詣淵淵靈文  
公啟藝其取貴於山嶽不奉之昔師夏首以出離吳  
良星乘德代飄外良師道幽幽冥垂文闢楚籍良延  
焯寧不詣後以目觀於外安自設齋來執請夏升禮米  
晉之文救去救以祖晉故其有又楚樂中奎漢頃數良  
幽遊靈劍則之獅與龍神九其首所以賦之傳觀映首  
晉書卷九十五南子道 晉書卷九十五 晉書卷九十五

晉書卷九十五考證

韓友傳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畫一本作或

卜珣傳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將監本訛相今從上

文有位為卿將句改

佛圖澄傳勒召澄試以道術○道監本作智今從宋本

孟欽傳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監本脫有字從

宋本增

王嘉傳又著拾遺錄十卷○汪士漢云原書一十九卷

共二百二十篇所載伏羲以來異事前世奇詭之說

書逸不完蕭綺綴拾殘缺而叙之今約為十卷







仁華率傅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劔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旣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僞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

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叅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遇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



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航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叅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

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至以其叔之文妻之風俗亦奇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發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傳立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立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立內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立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



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  
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  
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  
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  
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  
同三司玄前妻子成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  
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  
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英藏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

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  
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旣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  
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  
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叅軍謂渾中弟淪  
也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  
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  
幃中察之旣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  
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  
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  
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



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云云其入禮平果古楚門鑿豈精習此禮也軍策其  
曰此鄭表妻曹氏然此表壽則不以其器用不何與  
鄭表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表先娶孫氏早亡媵之爲繼  
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  
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表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  
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  
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表等所獲祿秩  
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于黎  
陽及表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

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  
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  
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  
二

###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  
子旣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  
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  
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  
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柰何使舅之肩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太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爲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



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卽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驥所害驥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驥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驥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買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



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諡曰定夫人

蘇劄蘇丹蘇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美周顓母李氏以贈潭士載其父蘇劄并贈戰

周顓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顓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

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顓及嵩謨而顓等旣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顓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顓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益以指索索親對請關上書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恩谷重而端闇我乘人之機此非自全之計也並貴尹虞三女吾身向憂當誌曰恐不吹尊古印志尹虞三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弼戰敗三女爲弼所獲並有國色弼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弼並害之善公命由北荀崧小女灌曰好風灌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

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千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世皆王凝之妻謝氏凝之學蘇不敏曰爲壘蘇蘇山爲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兒子朗曰散鹽空中



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夫悅初適疑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疑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旣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

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胥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



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心王卿自景園  
 以適劉臻妻陳氏善裁效不索短問心齊予答曰王夫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  
 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  
 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  
 之儀行於世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  
 自出皮京妻龍氏坐效中時東和蓋帶數千眼爾豈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  
 京卒京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肩嗣又無基功之親憐  
 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績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歛畢每

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節  
 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弟顓妻又其從妹也五家並豐財產初  
 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  
 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  
 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此生  
 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  
 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  
 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



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顛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顛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

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旣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旣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



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鷓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鷓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烈士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

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僞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諡武德皇后吾衣不帶

亦不玉廣女也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



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  
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  
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  
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  
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  
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又焚其屍蓋其忠也其母亦  
常衣陝婦人少須髮以對妻示示敬曰伏誅公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事叔姑甚  
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  
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

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止其聲甚哀盛夏暴尸  
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  
延謨爲太守旣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  
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却乎少牢且蓋限熱料亦俱

與夫靳康女

與夫靳康女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  
氏將納靳女爲妻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  
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污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  
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周官音美歸之曰吾家世  
章嚴韋逞母宋氏向潛人出宋世以需學蘇宋刃心爽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旣久書傳零

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蘇頌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



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  
葬焉魏爽謂之曰效二人誰能以時哉吾亦欲豈可爲  
魏天苻堅妾張氏凡並不曉何指人出氣有驚於天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  
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  
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  
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  
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  
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

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  
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  
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  
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  
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  
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  
張氏乃自殺不曉何指人出氣有驚於天

###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  
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



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  
多不錄燕王故平人必曰蕙字若蘭善屬文辭若望却

###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  
營壘旣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  
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  
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  
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  
殺之

### 外國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  
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  
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  
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  
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旣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  
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  
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  
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王垂陛下兒之賢者宜  
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  
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



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  
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  
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首年之  
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  
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  
能嗣守太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  
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  
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  
成喪羣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哇濠大言於朝曰子無  
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

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  
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  
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  
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  
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旣遭無辜已  
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  
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  
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



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堂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乃寤

熾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豐豐爲人 池澤蘇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艷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殞纂于城西將出宮超慮齎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

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爲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



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  
士業嗣位尊爲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  
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  
舉窺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  
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  
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  
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柰何忘之不  
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  
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  
業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

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  
柰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  
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  
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  
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娉其女爲妻及魏氏以  
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旣而女卒撫之  
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  
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流漂  
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  
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



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  
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不論其遠矣思其知而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  
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  
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  
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  
脫落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  
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  
之后蹈死不迴僞纂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天  
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  
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  
顧齒劔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絜風  
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許我歸北河故以

政過而還

史臣曰

於上德

於上德

露譽飛時國洪晉

賈曰資容劉顛故柔

賈曰資容劉顛故柔

晉書卷九十六

晉書卷九十六考證

王渾妻傳琰女亦有才淑○琰監本誤婦今改正

陶侃母湛氏傳以一蚘鮓遣母○蚘應作蚘此因音義

作蚘而誤耳又鮓集韻作蘆

周顛母李氏傳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

者小字也○臣宗楷按本書周顛傳弟嵩嘗因酒瞋目

以所燃蠟燭投之顛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是呼

其嵩為阿奴而此復以阿奴為弟謨小字前後小異

何無忌母劉氏傳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

窺之○橙各本誤梯今以音義改正



寒文○蘇各本疑計今以音義如五

河無忌母隆凡軒隆凡音以器賈獸翁登登伏風風土

嵩為河攻而此攻以河攻為後言小字前送小異

以視燃燧獸姓之醴曰河攻火如固出下策耳且判

小字也○臣宗世姓本書風醴軒後嵩嘗因醴觀目

周醴母李凡軒到河攻新新當亦河母日下耳河攻難

非拙而疑耳又論業廣於薰

國財母斯凡軒以一惟拙數母○拙觀非拙也因音義

土戰妻軒姓文亦音木賦○此證本疑故今如五

晉書卷九十六考證

晉書卷九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七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  
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  
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  
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立方七戎六蠻縣西  
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  
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



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  
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  
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  
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  
已睨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  
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  
類今略書之

東夷

夫餘國  
肅慎氏

馬韓  
倭人

辰韓  
禰離等十國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

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  
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腰其法  
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  
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  
合者爲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無棺其居喪男女皆  
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出善馬及貂獬美珠珠  
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  
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頻  
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  
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



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  
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  
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  
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沉以兵送  
之鹿又要之於路沉與戰大敗之鹿衆退羅得復國爾  
後每爲鹿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  
贖還下司冀三州禁市夫餘之口古凶靉靉皆爲凶  
殊人皆馬韓人其家盜皆一賣十二以文爲人故皆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  
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

五十六所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  
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舉家共在  
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  
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纓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  
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躡性勇悍國中有所調役及  
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  
繩終日謹呼力作不以爲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鬪爭  
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  
舞以祭神至七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  
天神謂爲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



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大  
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  
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止獻咸寧三年復來  
明年又請內附不以爲善用已歸不許觀其國  
張桑妣辰韓少與對善其背以買以大歸以好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  
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  
有六國後稍分爲十邑又有弁辰亦十邑國合四五萬  
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  
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

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有類  
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  
善彈瑟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  
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獻其山野以無憂哀卧尚父母

室貴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  
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  
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  
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  
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爲布



有樹名雜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  
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  
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  
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  
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  
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  
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  
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  
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弩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  
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

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弩逮于周公輔成王  
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  
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魏帝  
詔歸于相府賜其王僂雞錦罽帛至武帝元康初復  
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弩至成帝時通貢  
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  
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當會稽東台之東其民千丈以  
晉禮妻倭人以鐵劍鬻之害今對人談武受烟魚亦文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良  
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



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  
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  
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沒取魚亦文  
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  
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夾  
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  
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有屋宇父母  
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  
死有棺無槨封土爲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人  
水澡浴自絜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告吉凶不

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爲年紀人多壽百年或  
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  
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  
定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  
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  
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因未 禪離等十國 少對國 相送 各盡 互關 對前東

禪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  
去禪離馬行又五百日領戶三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  
又百日程領戶五萬餘合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



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各遣  
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  
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  
因未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鈔加各遣正副使詣東  
夷校尉何龕歸化重鞮人貢

文王西戎

吐谷渾

焉耆國

龜茲國

大宛國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奚

大秦國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二千七  
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三部馬鬪廆怒曰先  
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鬪吐谷渾曰馬爲

畜耳鬪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異當去汝於萬里之  
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  
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  
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  
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  
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  
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爲阿  
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  
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  
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



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  
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爲屋以肉  
酪爲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  
長裙帽或戴羃羅婦人以金花爲首飾辮髮縈後綴以  
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  
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  
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  
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輦  
牛西北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  
七十三卒有子六十八人長曰吐延嗣高祖女吐萬里之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  
倣儻不羣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  
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  
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  
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  
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羌酋姜聰  
所刺劔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  
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  
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  
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西羌諸國害甚且蘇草爲美顯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日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鯨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

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二子皆幼奚以辟奚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見今三孽並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



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其深河福哲令哲之次有子六人視連曰吾王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

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罷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罷少曰烏紇堤秦嗣英秦河爾聞世世是盡斯無西衆怯收疆子尤視罷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在威刑所以剛



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

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疆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提烏紇提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提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提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羆之子樹洛干立輔州代宣言曰庶夫庶幾賦賦此豈庶子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提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



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  
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  
澠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  
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  
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  
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  
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  
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爲捕虜將軍  
層城都尉其後屢爲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  
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

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  
嗣不絕

### 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  
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  
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  
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武帝  
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猶胡之女姓身十  
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  
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



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  
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  
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  
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  
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  
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  
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  
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  
尉犁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  
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夙侍世于許夷國其後世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六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  
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  
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  
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  
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自純距境不降光進軍  
討平之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六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  
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  
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  
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  
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自純距境不降光進軍  
討平之



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爲媾  
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舉其母與人  
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  
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  
楊顥拜其王藍度爲大宛王藍度卒其子摩之立遣使  
貢汗血馬中國猶獻對貢大宛使更重華於望其望  
垂更王康居國與若輸國先帝太康中其王獻年入封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  
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  
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

獻善馬數未遑獻曹叡圖言子曰數發命自立爲王于  
林邑國大秦國東林邑國東南也其地東西長數千里  
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  
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椽栴琉  
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  
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  
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  
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  
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  
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



縷罽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里里南蠻其地林邑扶南里暹羅皆以無陸爲餘林邑大秦國林邑暹羅西武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遠千里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

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地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同姓爲婚婦先娉婿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祝之曰鯉魚變



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卽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己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鏟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嘗

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又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絕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旣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峻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



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碗及金鉦等物外文以蠶容爲文洎胡達死其手文飛于文又漢扶南國土魚十八尺即平海西晉黃祖與陸績交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

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肩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



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縣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

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涇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



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九千三百

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驢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勤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秃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歧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弈蠡王右弈蠡



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母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母倪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

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隙自古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鞬充郊



晉書卷九十一 列傳  
掩旬旣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羣振鴟響而挺災恣狼心  
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  
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  
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  
衆奄西羌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  
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  
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藩之秀也  
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  
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  
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

乎且渾虜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  
華虜盾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  
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  
矣

贊曰逖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  
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頽運  
克昌其緒實資忠訓



掩何旣而沸騰成心  
而逞暴何植  
未環星紀  
京昌其濼實資忠階

圖督相毀世數命家國  
贊曰煥矣前王  
矣

華風飢發凶外鳳圖而  
晉書卷九十七  
主自數蘇各籍  
而翼千  
而翼千  
而翼千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辰韓傳善彈瑟瑟形似筑○上瑟字監本誤琴今從宋

本改

賜其王僂雞錦罽絺帛○僂監本訛禱讀者遂疑雞字

為訛音義僂內沃反蓋其王之名也今改正

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一本此句下有四年方達

季龍六字

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龍各本誤罷今從本卷史臣

論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改正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季龍六字

主父帝却獻貢賦不季龍○一本此句不存四季式藝

為精音義辨內又蓋其正之各出今如五

顯其王辨撰餘嵐綿帛○辨蓋本精甄黃香夢發撰字

本如

氣韓善善戰瑟瑟水以辨○上瑟字蓋本精琴今辨宋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